

Philosophy and Life
哲学与生活

艾思奇 著



 人民出版社

Philosophy and Life
哲学与生活

艾思奇 著



责任编辑:方国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哲学与生活/艾思奇 著. 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2.7

ISBN 978-7-01-009715-2

I. ①哲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-文集

IV. ①B0-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4518 号

哲学与生活

ZHEXUE YU SHENGHUO

艾思奇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3.5 插页:14

字数:98 千字 印数:00,001-10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09715-2 定价:14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再 版 说 明

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,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,他是云南人。为了纪念艾思奇同志,我们重印了他的著作《哲学与生活》。

艾思奇,原名李生萱,现在的名字是他在上海时用的笔名。1910年生于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。青少年时期,在昆明等地上学,在云南省立一中上学时,便积极参加党的外围活动。1928年留学日本,在福岗工业大学冶金系学习,业余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毅然弃学回国。1932年到上海后,参加了“上海反帝大同盟”,“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”等革命组织。1932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,出版了脍炙人口的《大众哲学》,还写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35年至1937年参加编辑《读书生活》杂志。1937年调到延安工作。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,负责延安新哲学协会、边区文协的工作。历任抗日军政大学、延安马列学院教员,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,中央文委秘书长,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副总编辑、总编辑。全国解放后,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、副校长,兼任中国哲学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。他是党的“七大”、“八大”代表,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、二、三届代表。1966年3月在北京逝世。

《哲学与生活》是艾思奇同志在上海参加编辑《读书生活》杂志时,为了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,所写的一些文章的结集。

1937年,毛泽东同志读了这本书,作了19页长篇摘录,并提出了“差异就是矛盾”的科学论断。毛泽东同志在致艾思奇同志的信中说:“你的《哲学与生活》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,我读了得益很多。”毛泽东同志以非常谦虚好学的态度,给予这本书以较高的评价。毛泽东同志的信和摘录,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宝贵文献,现在我们一起汇集出版。对《哲学与生活》一书,在和艾思奇同志文稿整理小组商量后,删去了一些对当前意义不大的几篇文章,其他都按照原版本排印,未作内容上的任何改动,只作了一些标点和规范性的改动。最后还收了两篇关于毛主席的信和摘录的回忆文章。

目 录

ZheXue Yu ShengHuo

给艾思奇同志的一封信	毛泽东	1
艾著《哲学与生活》摘录	毛泽东	2

哲学与生活	艾思奇	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

相对和绝对	3
世界观的确立	10
关于“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”	15
关于内因论与外因论	27
真理的问题	36
认识论上的问题	40
《哲学讲话》批评的反批评	48
哲学问题四则	55
动物有没有本能	60
恋爱的本质是性行为吗	66
非常时的观念形态	76

非常时对宗教的态度	82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附录:

学习毛主席认真读书 不耻下问的精神	王子野 90
关于毛主席给艾思奇同志信的几点回忆	王丹一 94

哲学与生活

艾思奇

相对和绝对

——答半呆君

ZheXue Yu ShengHuo

我们现在把半呆君的这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,不单只是因为它有哲学上的兴趣,而且也想从它里面找出实践上的意义。“这是为什么呢?”有人一定要问说:“相对和绝对,不是两个抽象的哲学名词吗?相对和绝对,绝对和相对,任你说来说去,怕仍只是在空名词里打弯子,实践的意义在哪里,和中国自前所急切要解决民族解放问题又有什么关系?”

“慢慢地听我们讲罢!”我们要回答他说:“我们所用的名词(或概念、范畴),原来都是现实事物的反映,世界上有现实的马,才有马的名词,有资本主义制度,才有资本主义的名词,相对和绝对两个名词,也不是和现实事物离开的,甚至于在民族解放的实践运动中都有联

系。是怎样离不开和怎样联系的呢？这篇文章下面会慢慢谈到。现在只先总说一句：人们所以会觉得一讨论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在抽象词句里打圈子，是因为他们上了旧哲学家的当，因为那些学者忘记了名词和事实的关联，常常把事实抛开，单独地玩名词的把戏。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从抽象的半空中曳下来，使它立足在现实的土地上，那么，就是实践的人们也需要注意他了。

“名词是在人用，用法不同，也就有不同的意义。学究的哲学家是把名词拼拼凑凑，说些‘相对的绝对’、‘绝对的相对’、‘绝对的绝对’等等的呓语。但是我们呢？我们却要处理这些实际问题：战争的不可避免是绝对的么？现阶段的和平运动只有相对的意义么？中国人必须联合抗敌才有出路，这是相对的真理，还是绝对的真理？如果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不能分开，那么两者中间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要解答这些问题，还要把这些解答应用到更实际的日常生活里去。”

× × × ×

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常常有绝对主义的鬼魂在作祟，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。思想进步的青年们，谁都相信世界是不断地在变化，社会是不断地在发展，现社会的不良制度，只在现在的阶段才会存在，将来终有一天要消灭的。但这只是一部分进步的人的思想。我们现在还可以遇到许多另外的人，他们还在相信天命，以为世界上的一切，都是有一个最高的主宰在那里安排好了，永远不能改动的，生活的痛苦，也只能怪命运。这就是绝对主义的一种，因为它把世界看做绝对的主宰所玩的绝对不变的把戏，一切事物都是绝对的，依着绝对的秩序安排在那里。这只是就很大的世界观方面来说，如果我们从一些比较小的事情来说起，就更明白绝对主义是怎样有时会支配着我们。

即使是进步的、觉悟的青年，我们也常常看见这样的毛病：他们常常写信来说：“我的环境太恶劣了，这样的环境和我不能相容，我必须离开它，到较好的地方去生活，或者请你们把救国团体的关系介绍给我，让我好到里面去痛痛快快地工作。”这样的见解，也正是无意中被一种绝对主义的思想所支配了。虽然这种见解的主人翁是进步的青年，接受了新思想，懂得世界是变动的，懂得中国人现阶段的任务是救亡抗敌。然而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进步的思想，无遗憾地应用到个人的生活态度上去，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，仍是用固定的、非变动的、绝对的观点去观察，不错，他们的环境实在黑暗，然而他们忘记了黑暗也可以打破，前进青年的努力，可以使环境变动。他们周围的人是不觉悟的，然而他们忘记了不觉悟的人也会变动，在一定的情形之下，也有走到觉悟的路上去的一天。他们把黑暗固定化了，把不觉悟绝对化了，以为这全没有变好的可能。于是就绝望地叫道：“我没有办法了，我的生活环境已经不能容纳我，让我到另外的更光明的天地里去吧！”

我们接到这样的青年们的来信，就不能不回答他们说：“你的想法是错了，你以为自己的环境坏，要逃出这黑暗圈，是错误的。逃避不是生活的正当方法。因为在目前的社会里，就根本没有一块完全光明的地方，你逃出了自己的环境，仍然要走进一个新的黑暗圈里，逃避也是无用。但你用不着悲观，因为光明是从黑暗中打出来的，不打破黑暗，不会有光明，所以你应该留在自己的环境里，尽可能的实行你进步者的任务——打破黑暗。你不要把黑暗看得太绝对了！”

由这一个实例里，我们可以知道，绝对主义是要反对的，它使我们不肯从眼前现实里去工作、去奋斗，只梦想着另外的光明

地方,或者想逃避现实。绝对主义是和事物的真实情形不符合的,因为事物都会变动,黑暗的社会也会发展成光明,不是绝对的黑暗。光明的东西也是从黑暗中孵化出来的,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绝对的光明。

要把握新哲学和新社会科学的真确意义,也要反对这绝对主义,否则口里虽然谈新哲学,实际上仍成了观念论者。这个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出现,是要我们在现实的黑暗社会中,用种种的方法去促进将来的社会和目的的实现。有些误解这种科学的人,他们把将来的社会看成一个理想,很性急地想马上就在世界上建立起来,而不知道从实现社会里促进它。虽然他们所悬的理想好像和新哲学新科学一致,但实际上他们是太看重理想,而忘记了现实,所以还是一种观念论(一切的观念论大部分都是绝对主义)。我们常听到所谓“左倾幼稚病”的名词就是这一种绝对主义的作祟,因为它们把新社会科学的理想看得太绝对了(即忘记了它是从旧社会中孵化成的)。

事物不是绝对不变,绝对主义是不可信的。那么,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,相信相对主义,主张一切都只是完全相对的么?

× × × ×

我们先要说:我们不能不承认事物都有相对性。因为事物都在变动。我们既然承认自己的黑暗的生活环境终有变好的一天,那我们同时也就不能不承认,黑暗只是在今天存在,只要我们看清楚了社会发展的道路,依着这道路奋斗下去,那么,明天或后天总有发见光明的时候。这就是说,黑暗是有相对性的,是和今天的时间相对的,或者是和我们的不努力相对的,我们不努力一天,黑暗势力就可以延长一天。同时光明也有相对性的,社会的发展虽然有光明的前途,但这前途不会突然自己掉下来,而

需要我们去促进,也不是凭空地轻易地就可以由我们建立起来,而是需要我们在现实社会中为它奋斗、努力,它的出现和我们的努力是相对的。

但我们这样说,并不是就要相信相对主义。事物的相对性是必须承认的,因为事物是不断地变动,没有绝对的永久的存在。但承认了事物的相对性,并不就是要相信相对主义。相对主义为什么不可信?因为它把事物的相对性太夸大了。它使我们这样想:“什么都还不是一样,黑暗也好,光明也好,都是相对的,都没有一定的标准,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真理,因为真理都是相对的,我说是真,别人也会以为是假。生活也是一样,何必努力奋斗呢?将来的光明,也许只是我心里的空想,何必为它白白吃苦?混得一天算一天,这就是过日子的方法。”

相对主义把相对性太夸大了。夸大到使我们不能相信一切,使我们怀疑一切,相对主义就是一种怀疑主义。人们观察事物,怀疑是要的,但弄到怀疑一切,在生活上思想上没有一点东西可把握,只图目前混日子,那就糟了。

这一种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是有毒的,但在青年人中间,受这种毒的人比较少,青年人因为热情很高,容易被绝对主义作祟,但很少中相对主义的毒。这种毒多半在老年人的身上作用着,或者染着暮气的青年人,也会有这种倾向。他们大抵是受着打击而经不起打击的人,没有向前斗争的勇气,容易和眼前的恶劣势力妥协。因此,右倾的毛病,一部分也就是来自相对主义的。如果说绝对主义是青年病,那么相对主义就是一种老年病或成人病。(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老当益壮,愈老而愈更有锐气的人,所谓老人病不过是一个比喻罢了。)

× × × ×

相对主义把相对性过分夸大,夸大成一种病态的歪曲思想,这是我们要反对的,在前面已经讲明白了。但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反对事物的相对性。我们既承认事物的变动性,就不能不承认它的相对性。不过,这种相对性和怀疑一切的相对性不同,这种相对性只指出了事物的变动,却不否认这变动中有一定的规律、法则,有一定的来由和前途,所以,虽然并没有把现在的东西看做绝对永久,但也并没有否认了世界发展的一定秩序和旋律。这就是说,它并不像相对主义那样怀疑一切,不相信任何规律。它虽然承认相对性和变动性,同时也没有忘了变动中的一些东西,有规律的东西,这也就是说,它在相对性中,仍然看出了一种绝对的东西。绝对的东西包含在相对之中,相对主义就看不到这一点,这就是它和相对主义的不同。

譬如说,中国的民众现在都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抗敌,这样的事,自然是相对的,因为这是在近几年来才最感迫切的需要。在七八年以前,我们自然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,但那时还没有把全国的怒火集中到一个东亚帝国主义者的身上。在将来呢?这样的事情也会有消灭的一天,因为全国解放的要求,是来源于敌人的加紧的压迫,是和这压迫相对的。如果有一天,帝国主义的敌人失败了,或者因为他们本国的变化,停止了对我们的进攻,我们也自然不会再无缘无故地要把反抗的火焰燃烧在他们身上。抗敌救亡的要求,是会变化的,因此也是有相对性的。

但如果我们把这相对性夸大,说:好了,这样的要求只是暂时的东西,也许明天又不同了,也许后天又再有一个变化。我们即使不必为这样的要求而努力,也没有什么要紧,因为今天的事明天会变得怎样,我们是全不知道,何必白费气力呢?——这就

成为怀疑主义了。

这样的夸大,当然是很不对。我们虽然承认,全国一致抗敌只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现阶段的要求,在“现阶段”这一点上有它的相对性,但同时我们又不能不说,在现阶段上,用全国一致抗敌来实行民族解放运动是绝对必要的事,除了这一条路以外,在现阶段上,绝对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总之,在发展观点上,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相对性的,但在发展的每一阶段,必有一定的规律,一定的事物的出现,这又是绝对的。相对的东西,总包含着一定的绝对的东西,绝对的东西,是作为相对的东西的每一个必然阶段而表现出来。这就是两者的关系。

说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,也是一样。真理是不断地发展的,我们绝不能一次就把握到世界上一切的真理,我们的真理是一步步地深化,每一个时代,我们所能够把握到的真理,都有一定的限度,在这一点上,它是相对的。但同时,我们每一个时代所把握到的真理,都是以一定的程度把握到了事物的真实性,都能把真理推进了一步,这又是绝对不移的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真理,一定比昨天所把握到的更深刻、更进步,这一点是不容我们怀疑的。因此,凡是我们所把握到的真理,都是有着相对的基础(因为它不断地发展),而同时又有着绝对的内容的。

谈得太多了,问题也大致已经解释明白,真理的问题,请读者另外去参考别的哲学书,此地不多讲了。

世界观的确立

——答青年平君

ZheXue Yu ShengHuo

世界观的苦闷,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是常常有的。在最苦痛的境地里生活的民众,就不会有世界观的苦闷。因为他们的全副力量都要用来为生活挣扎,“要活”就是他们唯一的思想,唯一的世界观。生活地位较好的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就不然,他们除生活之外,还有一点余暇来研究、思索,他们在书本子上,以及从教师的口里,听得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,这些世界观都给他们有相当的印象、影响。于是他们就不能不比较、选择,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呢?他们一定要确定,要把握到一种正确的世界观,才能够坚定地向前去生活、奋斗,否则就苦闷、彷徨,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。

最近有一位青年平君的来信,就诉说这一